

中国当代作家



张辉

# 蘑菇七种

古 船·九月寓言·柏 慧

外省书/远河远山·能不忆蜀葵·丑行或浪漫

刺猬歌·海边的雪·夜思与独语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中国当代作家

张辉

THONGGUO DANGDAI ZUJIA  
系列

# 蘑菇七种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蘑菇七种/张炜著. —北京:人民文学出版社

(中国当代作家·张炜系列)

ISBN 978-7-02-007307-8

I. 蘑… II 张… III. 中篇小说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
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9)第 018479 号

责任编辑:胡玉萍

装帧设计:刘 静

责任印制:李 博

蘑 菇 七 种

张 炜 著

---

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

<http://www.rw-cn.com>

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:100705

世纪兴源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字数 339 千字 开本 880×1230 毫米 1/32 印张 13.75 插页 4

2010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201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—6000

ISBN:978-7-02-007307-8 定价 26.00 元

---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。电话:01065233595

## 出版说明

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后期以降,随着思想解放和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,中国当代文学创作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广阔空间,相继涌现出一批生活积累丰厚、艺术准备充足、善于思考、勤于探索的作家。他们的作品具有丰富的思想内涵、深刻的社会意义和鲜明的艺术风格,产生了广泛的影响,在一定程度上标志着中国当代文学发展的轨迹和水平。这些作家为中国当代文学的繁荣和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,在当代文学史上占有重要的位置;他们中的大部分人一直保持着旺盛的创作力和影响力,不断地推出新作,超越自己。

今天,社会和文学都在朝着多元化的方向行进;写作者的创新思想和表达方式、读者的需求和阅读趣味日趋多样;文学的娱乐功能受到重视;各种文学潮流兼容并包、各行其道。此时,全面系统地总结上述一批作家三十年来的创作实绩,对当代文学事业,对作家、读者和文学工作者,对当前的图书市场,都有十分重要的意义。

基于这一认识,我们决定编辑出版这套“中国当代作家”系列丛书。丛书遴选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后期以来成就突出、风格鲜

明、有广泛影响力的作家,对他们的作品进行全面的梳理、归纳和择取;每位作家的作品为一系列,各系列卷数不等,每卷以其中某篇作品的标题(长篇作品以书名)命名。这是一项规模较大的出版计划,我们将每年推出三至五位作家的作品系列,在五年左右的时间里完成这套丛书的编辑出版工作。

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

## 自序

这十卷本作品选集,主要由长中短篇小说及散文组成,其中的长篇小说有七卷,占据了主要篇幅。十卷书的总字数计约三百三十万字,是我已发表作品总量的三分之一。

编选多卷本的作品集,对作者来说往往变成了一次总结和回顾,其中将会产生各种各样复杂的感触。对我来说,时下面对的一个事实就是:更早的写作练习不算,自收入小说集《他的琴》中的短篇小说《木头车》(1973—1975)算起,至今已逾三十年。人生的不同季节、文学的不同季节,一个写作者无论愿意与否,都得一步步走过来。

一位著名作家曾这样感叹写作生涯的尴尬和困难:一个作家孜孜以求,苦苦磨练和探索,直到了五六十岁这把年纪才算是懂得了一点点写作的奥秘,技术上也才趋于成熟,可是身体又不行了。

他的慨叹,我相信许多人都会赞同。可见写作是一场多么漫长和艰难的行走,又是何等的生命刻记,它需要多么坚韧的意志力和多么高超的技艺。不同的心情、境遇,倾听和诉说、追求、搏击、愤怒、欣悦,诸如此类,最后都化为了绵绵文字留在那里。一般而言,堆积文字是比较简单的事情,但对于一小部分人来说,又是最为艰辛和险峻的事情。这最后的一小部分人,就是真正意义上的作家。文字之于他们,即是来自灵魂深处的苦痛哀伤,是无测命运的悲欣交集。

善良,洞察,牵挂,这对于一小部分人而言,不仅不可避免,而且注定了要终身相随。也许一个写作者的一生湮没于文字之间,看上去会有相当斑驳杂陈的繁复颜色,但究其根本和质地,无非是

表达了他对赖以生存的这个世界的感情。感情远远重于学问知识,尽管它们往往是相互依存和交织的关系。

我写作数量最多的是长篇小说,其次是散文。但我最用心的,曾是短篇和诗。可是表述的欲望会随着阅历一起增长,后来我发现每次创作都处于欲罢不能的状态,我越来越需要更多的文字和更大的释放空间。然而这对于我极为追求简洁凝炼的风格是相抵触的。于是我就将长篇中的冗长视为不可忍受的部分,一再地浓缩和压紧,删削与合并,以至变为最常用的写作方式。这种工作习惯将会保持很久,直等到情感与经验重重垒叠,必得冲决某种忍耐和限制,还有禁忌——那一天的到来,将是我另一种写作生涯的开始。

由于这套选集只是三分之一的选取,所以它们有可能是我全部作品中较有代表性的创作。但由于篇幅的限制,我又不得不将其他篇目割舍。那些文字同样是倾心蓄力的一次次劳作之果,是令我感激和难忘的写作岁月,它们有着另一种色泽。

时间对于人生来说短促而神秘,这如果从一个写作者的心底去感受,当会有别样的体味。十几岁时,具体到某一篇某一部的创作激动,至今还在眼前。只是年华几成追忆,刻舟难以求剑,待时光的逝水降落干涸之后,那把沉落的宝剑也许早就埋入了泥沙之中。

编选往昔作品不仅仅是一次深情的抚摸,还伴有更多的遗憾。此刻有一个平静的声音在心底悄悄鸣响,它是一声告知:不能够终止的生活和劳动,它在继续,在更新,在开始第一天和第一页。

三十余年的写作,经历了多少寒冷和炎热交换之季。这一切都刻在生长的年轮里了。美好迷人的阅读一直是我的口粮,但我却没有把握奉献同样的粮食。耕种是必需的也是愉快的,只有它才能让人保持长久的乐趣。我相信丰饶的土地,并期待着各种各样的生长。

2009年2月14日

## 目 录

|             |         |
|-------------|---------|
| 秋天的思索 ..... | ( 1 )   |
| 秋天的愤怒 ..... | ( 65 )  |
| 护秋之夜 .....  | ( 171 ) |
| 蘑菇七种 .....  | ( 228 ) |
| 童眸 .....    | ( 330 ) |
| 金米 .....    | ( 403 ) |



## 秋天的思索

—

去年秋天,葡萄熟得很快。今年的葡萄仿佛永远是青绿的颗粒儿,很酸。

可是,就有人喜欢这股酸味儿。看守葡萄园成了一桩大事。如今的园子是由三十六户合伙包种下来的,他们就给看葡萄园的买来一杆猎枪。

猎枪是双筒的。买来的第三天上,看园子的老得(“得”字读做dēi)。才知道怎样使用。他很高兴地将上了黄油漆(他认为是“火漆”)的枪身用手搵了两下,拍一拍,放到了小茅屋的墙角上。然后找来一张八开的绿纸,写了一张“告示”,贴到了葡萄园边的大杨树上:

任何想偷葡萄的人都要注意,看葡萄园的人新买来双筒猎枪,见贼就放,决不留情。枪是钢枪,上了火漆,特此告知。

告示贴出的当天,园里做活的纷纷来茅屋里找老得。来的大多是上了年纪的人,劝他:“老得呀,人命关天,可不能为一串葡萄打死了人啊!”

老得二十六七岁,奇瘦,个子很高,走起路来一拧一拧,人送外号“水蛇腰”。他的脸也很长,仔细端量起来,下巴似乎还有些歪。人们一句一句劝他时,他就蹲在屋角上,两只眼睛盯住地上一片草

叶儿,不说一句话。人们又劝了一会儿,知道他是不会说话的了,就离开了屋子。可是他们走出不远,老得也出来了,站在门口,一手撑在门框上说:

“有心做贼,打死莫怨!枪是钢枪,上了火漆……”

所有人都愣愣地站住了,回头望着老得。

老得说完就回屋去了,还用力地将门使上了闩。

秋风轻轻吹着茅屋的草顶,发出簌簌的声音。早晨的露水还没有消去,趁风溜下窗外的葡萄叶片,沙沙地滴下来,像雨。老蝈蝈大约有什么心事,一大早就躲在树叶下唱,那调子显得深沉而悠远。老得在一张小白木桌儿前坐了,用手搓揉着那双涩涩的眼睛。

他看了一夜葡萄园,可是他这会儿并不想躺到炕上,眼睛发涩,搓揉一下就好了。他一般都在靠近中午时,用被子蒙住头睡上一两个钟头。他现在只是伏在桌子上,瞅着那个刻满了刀痕的桌面想心事。过了一会儿,他从抽屉里摸出一沓儿纸,又从衣兜里掏出一截儿铅笔,用力地写起了什么。

老得这个年轻人睡得很少。也许正是因为这个,他才被安排来看护葡萄园的。真是个美差!老得可以在秋天里尽情地吃那些甜蜜的黑紫黑紫的颗粒了!他在架子下一扭一扭地走着,东瞅一眼,西瞅一眼,满眼里都是绿色的叶子、黑紫的葡萄。他老想唱歌,可是他不会。他高兴的时候,只是将那个长长的、柔软的腰扭动得幅度更大一些……

这时,老得坐在桌前,头也不抬,铅笔“哧哧”地刮着白纸。写了一会儿,他抬头瞅着那几张写满了字的纸,“嘿嘿”地叫着,兴奋得腰身又扭动了起来。

屋门给踢了一下,老得一惊,迅速将桌面上的东西都揽到了抽屉里去。

“谁呀?”老得不耐烦地问了一句。

屋外是脆生生的姑娘的声音:“是我!你个死老得就知道闭门

——开、开、开！”

老得听出是葡萄园会计小雨的声音，眉头皱了一下，说：“我要睡觉。”

“开、开、开！”小雨就像什么也没有听见，只管踢门。

老得没有办法，他嫌脏似的先将手在裤子上抹了几下，然后拉开了木门。

小雨跳了进来，一进门就四下里看，一双眼睛滴溜溜的。老得问：“你找什么？”

小雨也不回答，掀了掀木桌，揭了炕上的被子，最后在炕头的小夹道里端着，端开一个破被套，拿出了那枝崭新的猎枪。她笑嘻嘻地端量着，露出了两排雪白晶亮的小牙。她说：“嘻嘻，两个筒的呀！……”

老得蹲在屋角，两眼瞅着地上的一片草叶儿。

小雨将手指一个一个挨着往枪筒里捅，嘴里说着：“哼哼，你说笑不笑死个人！……”

老得真不知道这有什么好笑的。

小雨抚摸了一会儿猎枪，突然板起脸来问道：“你买了猎枪，怎么就不告诉我一声呢？”

老得不吱声，只是立起身来，伸手去取枪。她一撇嘴，把枪藏到了身后。老得只好重新蹲下。小雨说：“这是我爸批准给你买的——他批准了，有人才把这枪给你买来。别不知好歹！我跟我爸说一句，这枪也许就收回了。你以后放枪时叫上我吧？”

老得脖子有些红涨。他眯起一只眼睛端量着她。

她二十刚多一点，或许还不满二十呢。穿着风衣——乡下姑娘如今也穿风衣。长得真好看，乡下姑娘也长这么好看。可惜只是好看，不算聪明。聪明还能连初中也考不上吗？老得可是初中毕业，他往往瞧不起学历较低的人。

小雨并没注意老得在看她，只是咕哝着：“我爸批准买这猎枪，

我爸说了，有枪和没有枪就不一样！就不一样！我爸……”

老得站起来说：“你爸，你爸也不是很好的人。你一口一口‘你爸’。”

小雨两根描过的眉头一皱，一抖，嗓子尖尖地喝了一声，“唰”地将枪从身后倒过来，对准了老得。

老得一动不动地着腰，两眼盯住枪口看着。他清清楚楚知道枪膛里没有火药，可他的目光里还是有一丝畏惧。他说：“我对你爸，还是有很大意见。”

小雨怒喝道：“不准有意见！”

“压而不服。”老得又说。

“不准动！”小雨抖了抖枪身。

老得的腰一丝也不敢扭了。他又蹲下去。蹲了一会儿，脖子突然又红涨起来。忽地，他站直身子，一伸手将枪夺到了怀里，然后伸出那只又黑又大的巴掌，按到小雨又软又细的腰上，用力推了一下。只一下，小雨就给推到了门外。她在门外大骂，并随手捡起一块砖头。老得干脆利落地关了门，将骂声、喊声，将一切烦恼关在了门外。

他再也无心写东西了，也无心睡觉，拉开抽屉，取出了他刚才写过的一沓儿信纸，默默地看了一会儿，又放回了原处。他骂了一句：

“王三江，挨钢枪！”

## 二

王三江是小雨的父亲，民主选举中落选了的大队长。

从前，他也算乡间的一个“大人物”了，跺跺脚，满村的地皮都要颤动。落选了，突然失了威风，他就整天把自己关在家里……土地开始承包了，海滩葡萄园虽有三十六户报了名，但因为没有领头

的,迟迟没能签订承包合同。谁都知道负责这片园子的艰难:它需要和果品公司、酒厂、农药厂等单位搞好关系,需要有人为它奔波,万一有点闪失,那损失将会有几万元、十几万元!仅这一点,就吓退了一般庄稼人。

正这时候,一直不露面的王三江走上了街头。

人们很难忘掉那天的情景:老人们正懒散散地蹲在墙根下吸着烟晒太阳,突然有个又高又大的黑汉顺着街筒子走来。老人们一齐惊讶地仰起脸来:这不是王三江吗?他肩膀上搭着一件黑衣服,摇晃着肥胖的身躯,慢吞吞地往大队部走去,显出十分悠闲的样子……

后来人们才知道:他是去承包葡萄园的,自愿代表三十六户,伸出了那根肉嘟嘟的食指,在承包合同上使劲按了一下。

王三江很快把当年做大队长时搞熟的门路全利用起来。又让三十六户用力地做,葡萄园果然有了不少起色。结果第一个秋天,收入就超出承包额近一倍,三十六户欢笑起来,王三江却不动声色。他只从超产中抽出一小部分平均分配,其余的全部交公。这真有些冤枉:河西葡萄园的葡萄树小,总收入还比不上他们,可人家手里的钱却比他们多!三十六户找王三江吵架,王三江说:“农民意识!以后再没有秋天了吗?只要你们跟着我王三江好好干!”说着,他把那只红润润的大巴掌果断地一挥……

这个王三江真是奇怪人物。他做大队长时霸道和暴躁是有名的,如今却很少发火。他似乎永远将一件黑色中山装斜披在肩膀上,一晃一晃地在葡萄架里走着。年轻人可能更喜欢他,有四个小伙子常常跟在他后边。老得喜欢端量他那圆圆的大脸盘子:黑红黑红,渗着一层油汗,样子憨憨的——老得认为这正好说明了王三江的内秀,并且具有某种幽默感。他尤其觉得那件斜披着的衣服让人发笑。

可是后来发生了一件事情,使老得深深地吃了一惊。

他陷入了迷惑。他要重新揣摩王三江……

有个叫铁头叔的孤老头子，看了一辈子葡萄园，和老得做了好多年搭档。老得把他看做父亲一样，夜里守园子寒冷，就把细长的身子拱在老人温热的蓑衣下边……有一天，老得从葡萄架下钻出来，发现空旷沉寂的屋前空地上定定地站着两个人——铁头叔和王三江。

王三江还是斜披着衣服，双臂倒剪，一动不动地盯着铁头叔。他脸色阴沉，目光锐利。铁头叔也一动不动地站着，看着王三江。他胡须抖动，眼含愤怒。两个人不吱一声，连咳一声也没有。这场面很使老得诧异。

突然，老得发现王三江的牙齿磨动了一下，接着两眼射出一道歼灭性的光来——老得第一次看到这样的目光，差点惊慌地叫出来……王三江就这样定定地看着铁头叔，直看了老半天，然后才抖抖衣服，和从前一样地摇晃着走了……

老得愣愣地站在那儿。他看到铁头叔这时已经全身发抖，脸色铁青了。老得赶忙抱住老人问：“怎么啦？怎么啦？”老人摇着头没有做声，停了好长时间，才长长地舒了一口气：“他嫌我多嘴。我觉得他一笔账目不对，背后找人问了问，被他知道了……”

老得深深地吸了一口凉气……

接着，好多古怪事儿都落到了铁头叔身上。他一值班，园子里就丢东西；一次他在树下打瞌睡，有人把一个癞蛤蟆扔到了他头上；还有人骂他“吃里爬外”……铁头叔想离开园子了。

老得怎么劝阻都没有用，老人还是走了。他走时给老得留下了一件崭新的蓑衣和守夜狗大青……

老得眼睛都哭红了。他不明白王三江为什么用两束目光就能逼走铁头叔。那是一双什么样的眼睛啊！连他自己也不敢回忆那道目光了……

老得一个人睡在小茅屋里，睡梦中常见到茅屋的小门“吱扭

扭”打开了，有一个又粗又黑的壮年汉子堵在门口，先是目光沉沉地逼视着他，然后就摇摇晃晃地一步一步走过来。他吓得大叫一声，醒了。醒来了，就再也睡不着了。

梦中常见的这个人，就是王三江。

他弄不明白，怎么也不能从梦中将这个黑汉赶开。甜甜的睡，就让黑汉给毁掉了。他有时实在困得不行，寂寞无聊，就搓揉着眼睛走出葡萄园，到海边上吹吹海风，看那些赤身裸体拉大网的人。

他有时想：要从梦中赶开这个黑汉，首先必须敌得住他的眼睛。铁头叔看了一辈子葡萄园，那身上的筋脉被风雨磨韧了，尚且敌不住那双眼睛！他想这里面会有什么缘故的，需要好好寻思一下。……往常老得看了一夜园子，早晨跟在铁头叔的后边，手扯着大青的铁链从一片早霞里走出来，高高地呼唤几声，扭动几下腰身，别提有多么惬意和舒畅！可是后来就不行了。他一个人走在架空里，老觉得四周那么憋闷，似乎有什么东西要逼近过来。他几次猛地转过身去，都发现园里静静的，什么也没有。老得自己也感到奇怪了。他实在弄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儿。有一次他看到王三江斜披着黑衣服，摇摇晃晃从葡萄架下走过，就猛地拍了一下大腿：毛病就出在这个黑汉身上！那种奇怪的感觉就是从他身上来的！

老得弄清了这个缘故，连自己也吃了一惊。他不明白这个黑汉子怎么就会有这种神奇的作用。要敌得住他，只有弄明白里面的“原理”——老得记得在学校读书，数理课本上常有“原理”。他想世上的大小事情也都会有个“原理”的！老得绞拧着眉头，苦苦地思索着。他有时能够远远地盯住那个斜披衣服的身影，半天也不动一下……他又想起了那两束可怕的目光。他咬着牙。他想终会有一天制住这个黑汉的，现在要紧的是先弄明白里面的“原理”！……

老得像害了病一样。他整天牵着大青，步子蹒跚地走在葡萄

园里。他的头发蓬乱，两眼无神，鼻子两侧挂着两小片污垢。他不想吃饭，只是忘不了喂大青。大青平常是活蹦乱跳的，可是这会儿也蔫蔫地垂着头，尾巴夹在两条后腿中间，步子迈得松松垮垮。

有一次他正走着，遇上王三江迎面过来。老得的眼睛立刻放出了两束光，下巴收紧，用力压在锁骨上，那目光就往上射出，显得眼白很大。他就这样鼓足勇气，瞪着一双眼睛，迎着王三江走了过去。

王三江倒被这副样子逗笑了。他嘿嘿笑着，刚要说什么，可是又立刻闭上了嘴巴。王三江发现这目光里闪烁着仇恨！他禁不住“哼”了一声，警惕地退开一步。

老得说话了，那字是一个一个从牙缝里挤出来的，断断续续：“你……欺负……铁头……叔！”

王三江气愤地挥起了巴掌。可是老得也不示弱，他手里牵着重铁链，正好余出一截，就奋力向着王三江抡去。王三江一躲，同时伸出右手，五指并拢，往左上方举、举，直举到左肩膀上方，才狠狠往下一砍。只一下就将老得砍倒在地上。……王三江盯着躺倒的老得骂了一句：

“一个古怪……东西！”

老得第一次尝到王三江的威力。他那立起的手掌，侧面如同一把钝钝的刀子，砍来着实厉害。这沉重的一击，使老得很长时间不敢去寻思那个“原理”。葡萄开花了，结果了，老得精心地守护着，只是再也不敢去琢磨怎样制住黑汉——王三江的一掌，使他的思辨进程足足推迟了两个月！……可是他敢恨他。他常常面对大青，藏在深深的葡萄叶子里说话。他认真地告诉大青：“记住，是王三江气走了你家铁头叔的！”大青摇摇尾巴，悲哀而丧气地点点头，似乎是听明白了。

老得还有一点怎么也弄不明白的地方，这就是小雨了。他不知道小雨怎么会生成这样。她太白了，白得像阳光，让人不敢定神



凝视，真正是耀眼的白。那腰也真细，圆圆的，老是引逗老得要伸手去拈几拈。可是他不屑于一拈。他离小雨远远的。他怕小雨身上沾了和她爸一样的毒气。小雨也真是天下第一个“妖女”：永远不像个大姑娘，娇滴滴，脆生生，想笑就笑，想骂就骂，倚仗她爸的威力，走路也想横行！她必定描了眼眉才肯出来，必定是每天都要骂人的。可是，她骂老得，老得却觉得她可恨的程度也有限。她又坏又天真。

总之，老得认为，王三江能有小雨这么个姑娘，是十分奇怪的事情。

王小雨是葡萄园的会计。明白人都知道这里不需要什么专职会计。可是她愿意大模大样地“办公”，她的办公桌就安在老得的隔壁。那儿清静又卫生，还有一张床，可以偶尔留下过夜。

老得最恼恨的就是她在这儿过夜。那时他要待在葡萄园子深处守夜。他要牵上大青，披上蓑衣，依偎在一棵老葡萄树下。可是这时候的小雨喜欢站在茅屋前的空地上唱歌。她唱得很多，很杂，一会儿是《军港之夜》，一会儿是《松花江上》，有时竟唱起一首十分陈旧的歌：“天上布满星，月牙儿亮晶晶，生产队里开大会，诉苦把冤伸……”那尖尖的声音在夜空里飘散，悲凄而又哀怨，使老得一个人待在黑夜里，怪害怕的。每逢这时他就思念起铁头叔了，思念着他们一起守夜的那些日子。

该有一个和他做伴的人了。可是这个人总也没来。

老得想：也许是葡萄还青绿的缘故。可他转而又想：青绿的葡萄也要丢失啊！

倒是新买的猎枪给了他不少慰藉。他白天将双筒猎枪包在一床破棉絮里；到了晚上，就抱着它，一夜嗅着枪身上那股淡淡的油漆味儿……